

以回忆的名义交换你

走过浮生余年，你许我的良辰美景，早已万劫不复。

落地的玻璃窗渐而渐之变成了一种风尚。

我双手捧住盛满深色咖啡的白瓷杯，热气氤氲了表情已然木然的我，眼眸懒散地扫过玻璃窗外人来人往的黄昏，伴随着一点点的轻浮。靠背的垫子带着微硬的触感，迫我停止了腰背，以貌似不食人间烟火的状态，俯视木桌上粗糙的纹路。

心里苦的时候，黑咖啡的口感便有些火上浇油。

其实最最本质的状态，你我不过是浮世间偶遇的一双人。我惯了所谓的小资情调，空闲的时光便饮就一大杯的苦涩却醇香的液体，用最世俗的眼光看待迷离在人世间的生灵。

你从前倔强的拒绝咖啡的味道，即使是加了甜得发腻的浮沫亦或焦糖，你穿着在我眼里有些滑稽的卡通上衣，在我一如既往木然看向窗外的眼光注视下，徘徊得凉透了我一整杯的咖啡才以决死的神态推门而入，却在笨拙的乱点了一杯黑咖啡毫无心理准备地猛然喝下一大口之后，哇的一声哭了出来。你说你和你的初恋女友刚刚分手，她找了一个好有钱工作好稳定的男人，所以你来到这里，借酒消愁。你一边说一边哭，哭的手抖得咖啡倾泻而出，我有些哭笑不得，已无心去纠正你所谓借酒消愁借到咖啡厅的错误。

之后就连咖啡厅的主人都记住了你的样子，你再次来，与我拼为一桌。你蹙着眉问我苦么？我笑了笑没有回答。你说你对动漫有着偏执的热爱，曾经坚决的拒绝了父亲要求的白领职业，如今生活漂泊，却很快乐。你说话的时候已然没有了我首见你时的慌乱，而是洋溢着淡淡的自豪与喜悦。我想了想告诉你我的职业，我是一个财务总监。你蓦地睁大了眸子，一脸不可思议的瞧着我。你说你看我的第一眼以

为我是一个小提琴手，穿上晚礼服的样子一定比职业装美。我垂下羽睫，饱满的指甲划过杯子的边缘，不再看你有些惋惜的表情。

我学习小提琴已然二十余年，我也和你相同的有着对偏执与狂热，只是生活这二字让我轻而易举的放弃了爱好，只为丰厚的薪酬，日日穿梭在高楼大厦之间。浮生碌碌，直到遇见你的一刻，我才察觉曾经被我遗弃的什么又重新开始生根发芽。你说人生苦短，活的快乐最重要。

月明星稀的时候，我站在夜色笼罩下的玉雕喷泉旁，一袭暗紫色的丝绸长裙与小提琴的醇厚木色融合得完美无瑕。你穿着印着卡通人物的宽大T恤，看见我的时候眸中绽放出光彩。

心里甜的时候，黑咖啡的酸苦会渐渐淡去。

到了后来，我因被你唤起的热爱决定辞职只身去维也纳进修小提琴，你光亮的眸子暗含一丝担忧。

那种担忧名叫时过境迁。

五年之后的我回国，在接机处站了整整三十分钟才看到西装革履的你打着电话匆匆走来。我看着你 Armani 的斜纹领带和 Dunhill 的公文包，心里一凉。你说生活真的很难啊，当上公关总监真是衣食无忧。你看着浑身洋溢着轻松气息的我，为我点了一杯黑咖啡。你双手捧着白色的咖啡杯，木然的一口一口的喝，挺直的背脊展现出一丝不食人间烟火，俯视着桌上的纹路。我问你还记得么？当年你喝下一口黑咖啡就哭了……话音未落，你以半带生疏和熟练的语气对我说，抱歉我接个电话。

我不怪你什么，或许这注定是你自己的选择，就像当年我选择梦想一样。可我还是逃避了现实，选择了回到维也纳。我只是怕，怕那曾经被你给予的追寻梦想的勇气会被如今的你收回。我只是怕我会太

怀恋当初那个生动的你，那个谈起自己的梦想，眉宇间会有自豪与欣喜的你。如果有可能，我多想以回忆的名义交换你，换回那个灿烂我一生的你。